

# 華府春秋 (下)

##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 陳 香 梅 (彩色圖照刊第四頁)

### 尼克森訪台冷暖自知

德) 在台灣主理國際民航航空運公司，

尼克森以美國副總統身分和夫人到台

賓主盡歡。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尼克森總統享年八十一歲。在近

灣訪問。我和外子也參加了歡迎尼克

一九六三年，尼克森又以私人身

代史上他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在

森夫婦的大小宴會，尼克森和外子在

分訪問台灣，那是他在政途上最不得

政治觀點上來看他，來評判他，可以

華盛頓已多次見面，算是朋友。當時

意的年代，因為他於一九六〇年代表

說他是以反共產主義起家，後來又以

韓戰已結束，但南北韓的情勢還是相

美國共和黨競選總統敗於民主黨的甘

親共而聲名大噪，也借此把本來藉藉

當緊張，而台灣局勢也有山雨欲來風

迺迪，一九六二年又想捲土重來，競

無名的季辛吉推上雲端。不幸的是尼

滿樓的情況。尼克森來訪台灣，當然

選加州州長，又告敗北。當時不少朋

克森在鋒芒畢露之際卻因「水門事件

受到台灣當局的熱烈歡迎，其時蔣介

友都勸他莫參選加州州長，並對他說

「而幾乎身敗名裂，尼克森到底是個

石任總統，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又曾留

來日方長，該慎重等待時機，但尼克

什麼樣的人？我想不在此多做分析，

學美國，當然對這位美國貴賓極盡地

森有點急不可待，第二度慘敗後，他

我只寫一些我所知道的尼克森。

主之誼，更何況當年尼克森在政治論

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你們不再有

第一次見尼克森是一九五四年。

壇中是頭號的反共專家。

機會踢尼克森了。」他同時也對一些

其時，我的外子（美國飛虎將軍陳納

雖然他在台灣停留短暫，但可說

親信說他的政治前途不看好，甚至可



主政治。

我於一九六六年住進水門大樓。

水門區共有多座大樓，住宅區分有水門東、水門西、水門南。此外，又有水門旅店和兩座水門辦公大樓。

辦公大樓因在黃金地段，不少律師、企業家都在那兒租用辦公室。六十年代中，民主黨總部沒有自置的辦公室，因此也在水門大樓租了昂貴的辦公室，占了水門大樓五樓全層，頗夠氣派。

一九六八年，尼克森競選總統擊敗了韓福瑞（當年是詹森時代的副總統）而獲勝，大隊人馬從紐約浩浩蕩蕩移師美京華府。尼克森的大功臣約翰·密契爾（John Mitchell）知道我定居水門，於是他們夫婦也在水門買了一棟公寓，和我成為芳鄰，我住頂樓的花園公寓，他們住在七樓。其他閣員也跟進，水門大廈幾乎成為共和黨新貴的落腳點，車水馬龍，好不熱鬧。水門下層有美容院理髮店，貴夫

人們都在該店整容，連水門的美容院也成為新聞記者採訪的對象了。

尼克森走馬上任後，越戰正打得你死我活，詹森總統已因越戰而泥足深陷，尼克森雖有停戰之意，卻無停戰之術，而美國民眾反戰聲浪也愈來愈激烈，天天有人遊行請願，高喊：

「不，不，不，我不去！」使白宮非常頭痛。尼克森多年飽受民主黨的怨氣，心有不平，入主白宮後，還是和民主黨人擺不平，因此也想找民主黨的痛腳，這在華府的政治圈中是司空見慣之事，可惜尼克森左右也有些不務正業而急功近利的小人，拼命想往上爬，沒有理智而又衝動，居然想到民主黨總部去偷民主黨內的內部文件，而且呈上計劃給共和黨的主導。約翰·密契爾既未同意，又沒有表示反對，這就造成後患無窮，其實尼克森已勝，何必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其後果是共和黨人絕對沒有意料到的。那麼尼克森對於這個勾當是否當初即

知道，或是事發後才設法掩飾呢？這個答案始終是懸案。水門聽證會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尼克森同意辭職，而接任的福特副總統又給予尼克森特赦，於是尼克森才算避免下獄之災，這是一場政治悲劇。

舊事重提，「水門事件」發生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晚，共和黨的五名嘍囉晚間偷入水門辦公大樓五樓的民主黨總部，黑暗中偷文件，無巧不成書，被晚間巡邏的警衛發現，那警衛當初還以為門未鎖好，把門關上了事。而那五位蠢材就該罷手，但他們又再嘗試，這才引起警衛的猜疑，於是報警，警察來時，一網打盡，五位仁兄全都被捕，並且都錄了口供。他們都說是奉共和黨領導之命行事，是誰主使，他們也說不清楚，或是不敢說。總而言之，本來只是一件偷公文的犯罪案，假如尼克森真正辦案，不先後把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和白宮安全委員會都扯進去來塞責，乾

脆請出壞主義的人走路，並向民眾認罪，請求原諒，「水門事件」絕對不會在後來鬧到天翻地覆。這是當年尼克森做夢也沒有料到之事。

同年七月，共和黨已安排好到南方的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開競選大會，為尼克森競選鋪路。當然黨內已一致同意擁護他競選連任。在未去邁阿密之前，尼克森把他認為圈內的人找到白宮去開會，約有三十多人，都算功臣吧，我也敬陪末座。那是一個夏天的早晨，尼克森領著重要幕僚主持會議，先由總統向眾人致謝意，並表示對競選連任有信心。

總統講完了話後與每人握手說在佛州見面，而且又一再聲明我們這伙「特殊身分」的「功臣」都已被安排和總統同住一所旅館，這是很了不起的「禮遇」，因為每次共和黨或民主黨開大會，整個城市的大小旅館都由黨部全面控制，哪一州的代表住哪一所旅店都有高低之別，而黨員的住

處也以身分輕重而有所區別，不重要的人員，其住處就離開總部愈遠，旅店也是較低層次。被安排和總統同住一個旅店，其通行證也是有特殊記號的，而這種通行證又再加以分類，有些只可以到某一層樓，有少數是可以直通指揮總部的，我當年拿的就是特別通行證，羨煞不少黨內人，如今回想真是無足大驚小怪，但當年我年輕又天真，對此可能有點沾沾自喜，飽經憂患之餘一切都是繁華事散，過眼雲煙而已。

### 替尼克森管競選財務

回頭再說當日在白宮的會議，尼克森離去後，會議轉由幾位大將主持，即密契爾（時任競選委員會主席）和白宮的兩位特別助理哈德曼和艾納曼，他們是三駕馬車，先聲奪人，大權在握。密契爾是第一把手，其他兩位是左右手，誰要見尼克森都先要通過他們的關口。四五年來因為替尼克

森服務，而且又在緊要關頭表示過忠誠（往後再補述詳情），因此，他們對我也另眼看待。密契爾問大家有何問題，我想我是水門大廈的住戶，密契爾也是住戶之一，既然水門案已經見報，我就問：「昨天晚上水門辦公樓出了事，到底是什麼事？是否可以讓我知道一些。」真是問者無心，聽者有意。我既年輕，又天真，出道未久，可算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密契爾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好像心臟病要發作似的，但這只是一秒鐘的事，他馬上又鎮定了神情，笑著對我說：「安娜，這件事等我們七月到佛州開會時一定會全部解決，現在大家放心去準備競選工作吧。」

事後，有不少人問我：「你怎麼會在那個時刻提出了那個問題，大家都沒有太注意那件事嘛。」我回答說：「也許我有預感，我本來不想問，因為那是一樁掃興的事，但我忍不住，還是發問了。」

後來，《華盛頓郵報》兩位年輕記者全神貫注來深入探討這段新聞，而且又找到了內線，於是水門偷竊案成為全球追蹤的「水門事件」，那兩位記者也以此成名，不但出了暢銷書，而且用他們的詳細報導，迫著國會舉行聽證會，神來筆、誅之筆把尼克森打垮了。這是一件非常意外之事。

會之時，還好萬事謹慎小心，能忍則忍，沒有出大錯，不然的話，可能和那些氣勢凌人的權貴同走絕路。尤其是在「水門事件」發生後，沒有捲入那漩渦，否則只有萬劫不復，險哉、險哉。

其時任財務委員的人是莫瑞斯·史坦(Maurice Stance)，尼克森後來委任他為商務部長。尼克森再競選連任時，他辭去了商務部長這職，再為老板全力以赴。

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競選連任，

在這兒舉一個例子：

為了募款事宜，我和他當然建立了密切關係。五千元以下的捐款他不管，五千元以上的我要向他報告，有時他還會親自向捐款人致謝，握手

對手是民主黨的麥高文參議員，尼克森大勝，麥高文慘敗。我當時除了擔任尼克森競選總部全國婦女委員會主席外，又被委任為共和黨財務部副主任，同時，又連任共和黨全國少數民族委員會主席，雖然都是有職無薪，

我從尼克森第一次競選總統就推委做財務委員會副主委，當年我是美國主要航空公司惟一的高級女主管。

再進一步是一張尼克森簽了名的照片。在三十年前，不要說五千元，一千元也不是個小數目，而那時政黨募捐雖也有法律條文，但限制不太嚴，

但有三個辦公室，任務相當繁重，我當時是美國飛虎航空公司副總裁，主理國際事務，忙到無晝無夜。那一年，美國的一本月刊選出了當年風雲人物，我也上了榜。同年，美國一本畫冊又選上了美國七十二位有影響力的人物，也把我圈上了。我雖在風雲際

三十年前女權還未太旺盛，尤其是航空界，因此，在我的職務上也結交了不少美國交通和航空界的大老板，當然，這些企業家也要拉關係，因此，也紛紛捐款助選。共和黨也罷，民主黨也罷，不少商家是腳踏兩條船的，這就等於保險，誰勝誰敗都要保持關係，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中外皆然。話說回來，也有忠於一黨的選民，那就只捐獻給一個黨，一位競選人。這些忠於共和黨的黨員當然黨內都有記錄，連每人捐獻多少都一清二楚。

也沒有指定不能接受非美國公民的捐款。有幾位尼克森的外國朋友也曾對我表示，願意捐款助選，但我都婉謝了。說老實話，當時沒有必要收受非美國公民的獻金，因為我們國內的捐款活動非常成功。我們在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邁阿密、波士頓、費城、休斯敦……等各大城市巡迴舉行募款宴會，當然尼克

森是王牌，若他不能出席，就請他的夫人和兩位女兒出面，收效也很不錯。餐票是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和

一千元，最高價一千元。當然有不少

熱心人士會買一整桌的十人票或兩三

桌，然後請些親朋參加，捐贈手筆大

的支持者，我們就要安排他們在餐會

前和尼克森握手，並拍照留念。這些

都是萬元戶。我知道有些人捐現鈔，

但這些捐款都由史坦自己親自經手，

我不過問。在他的私人辦公室內，有

一個頗大的保險櫃，裡面放著一些文

件和鈔票，若有人來找他，他總是把

辦公室的門關上，我也習慣了，每次

走入他的辦公室，總是順手關門。在

我看來，尼克森需要史坦替他募款和

管賬，需要密契爾做總參謀，發號施

令，沒有這兩人，尼克森做不了總統，

而兩人的後果又如何呢？兩人都因「

水門事件」而做階下囚，身敗名裂。

接收現鈔當時不算犯法，只要據

實以報，但用那些鈔票來收買水門作

案的疑犯則又是另一回事。史坦為了想做駐法大使，一念之差，走錯了路

### 錄音帶曝光無心之失

記得「水門事件」發生後不久，

我坐在史坦的辦公室和他討論一些募

款安排，忽然電話響了，那是專線電

話，他的辦公桌上有兩台電話，一台

是普通公事用的，另一台是白宮專線

。他每次接聽那電話時幾乎有點恭而

敬之的態度，中國人該說是敬禮和立

正吧。可是那一次他對於那方面的來

人很不高興，不斷地說：「這不可以

，這不可以。你們要這做什麼？」他

似乎很生氣，但又不敢發作，對方說

些什麼我當然聽不見，不久，他就把

電話掛上了。

他臉色很難看，我沒有發問，他

就對我訴冤，他說：「他們（當然指

白宮方面）真是愈來愈不成體統了，

問我要五十萬，又不肯告訴我用途，

即使是總統也該知道錢不是樹上掉下來的啊。」我答說：「他們要那大數目，若不告訴你用途，你當然不能隨便把錢給他們啦。」

史坦歎了一口氣，後來我又忙著

去南方開會的工作，也就沒有和他談

到這事，後來調查委員會公布了尼克

森的部分錄音帶，我才知道史坦拿了

一百萬元現鈔給白宮用來補貼五名被

捕者的「安家費」和「律師費」，但

新聞媒體和水門調查小組已有窮追猛

打的決心，一百萬元已解決不了大問

題，史坦當然也為此而被牽連了。

當然，白宮的錄音帶是禍首，錄

音帶被發現後，尼克森就百口莫辯了

。錄音帶惹的麻煩可真大呢，而這又

是事出偶然。本來嘛，歷屆美國總統

都有錄音的習慣，而尼克森任內則把

他和任何人的對話都錄了音，在他的

觀點來看，是要為歷史留下注腳，當

時，調查小組還不知道有這麼詳盡的

錄音帶，還是在聽證時才發現的。

人算不如天算，錄音帶是如何被發現的呢？也是一個老實人活該倒霉

，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 (Alexander Butter Field) 原任美國民航局局長，空軍出身，是空軍上校，他對於電腦作業很有一套，於是被白宮的參謀長調到白宮去管理白宮地下室的錄音系統。本來調查小組對於這位仁兄並不太注意，律師們只想請來解釋一下白宮的電話系統而已。這個呆人若不多言，只答是與不是，對與不對就夠了。但當他們問他的職務時，他說他負責管理白宮地下室的全部錄音系統。這一來聽證會的委員興趣可大了。

問：「什麼錄音系統？」他答說：「總統室內的講話全部錄音。」「全部錄音？」「是的，全部錄音。」

他知道自己惹禍上身了，但已無退路。他被盤問了三天。調查小組要白宮把全部錄音帶交出來。

亞歷山大供述完畢後，就跑到我

在十五街和K街的辦公室大哭，他沒有坐升降機，他一口氣跑上了十樓。

他說他找我的原因是知道我常常打抱不平，又有主持公道的聲譽。我為尼克森《越南案》做了大犧牲（此事往下詳述）他也有所聞。他說白宮請他立刻走路，他失業了。我說在我們西岸飛虎航空公司總部，我可以代他安排一份工作，我勸他暫時還是離開華府較好，在西岸我幫了他一個忙，他非常感激。密契爾知道這事後對我說：「這個傢伙罪有應得，你何必幫他的忙。」我說：「亞歷山大也是無辜的，我想麻煩還在後頭，他們決定要鬥垮總統了。我真的不明白他為什麼要保留那麼多錄音帶。」密契爾說：「總統要保留歷史。」

聽證會得到了錄音帶，證明尼克森和他的左右手都對水門案設法隱瞞，而且牽連甚大，尼克森本來想找代罪羔羊，但沒有一個人肯為他犧牲。

《越南戰》我和阮文紹為他三緘其口

，為他做了莫大的犧牲。這一回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 季辛吉投機成贏家

若說一九六〇年尼克森因為主張保衛台灣的金門和馬祖而敗，那麼，一九六八年的競選，他是因為聲言能解決越戰而勝。也可以說他的發跡溯本求源都與亞洲局勢有關。說他是國際事務專家並不為過。他對付中美關係，對付美蘇關係都有一套。

季辛吉只是跟隨尼克森學習，但因為他和新聞媒體關係好，因此，他反而從旁撈功，這件事情使尼克森頗為不快。

季辛吉本來是和民主黨人較親密，但一九六八年他開始腳踏兩條船，並和紐約共和黨部聯繫，非常神祕地告訴共和黨競選總部，他會有民主黨內的機密消息，尤其是有關越戰的動向可以提供參考云云。但那時他對雙方勝負還未見端倪，因此他的策略是

兩邊討好。最後歷史證明投機者是個大贏家，連「水門事件」他都沒有被拉下水，而越戰被延長也沒有怪罪他，誰能不佩服這位八面玲瓏的教授！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尼克森病逝了。他享年八十一歲。那天晚上，我在華府喬治城俱樂部舉行晚宴，來賓中有好幾位都曾在尼克森任期中當過官職，當然話題都是有關尼克森。

有一位曾在越南當過大使的退休官員一邊喝酒，一邊高談闊論越南舊事，我有點不耐煩，因為他所見所聞都是些二手新聞。他忽然問我：「你才是我們當年在西貢一致公認的越南專家，你怎麼使那些越南領袖如阮文紹、阮高祺和陳善廉對你如此親善和信任，而我們如此幫他們的忙，卻得不到他們的信任？」我能說什麼，我答說：「或許因為我對他們較為了解，同時以真誠相待吧。」我被尼克森親自邀請參加他的競選工作，並由他

委以重任，當時他私下告訴我，若他入主白宮，一定設法結束越戰，為越南帶來安定和平。這是一個大前提，我相信他，我忠心耿耿，我忠於共和黨，忠於尼克森。當年，為了深信他會結束越戰，不惜為他赴湯蹈火。我因公務關係經常到亞洲去，而越南也是飛虎航空公司的主要據點之一。越戰十年，我到西貢和頭頓（阮文紹總統的別館所在地）次數不計，和越南官員，尤其是阮文紹總統時常見面，並取得了雙方直接聯繫。他指定專人直接往來於西貢和華盛頓傳信息，而不經過越南駐華盛頓使館，尼克森有何信息也經過我這管道。因為尼克森對我說他要第一手信息，而他從國務院方面是拿不到確實信息的。

### 美高規格接待阮文紹

政治是殘酷的。

應付越戰的空頭承諾使尼克森入了白宮，季辛吉的「光榮和平」獻計

使越戰延長，尼克森要季辛吉到我水門私寓商談如何解決越戰，我建議盡快利用大好機會和談，長痛不如短痛。季辛吉來過水門找我兩次，後來他要親自去西貢看阮文紹。他問我要帶什麼禮物送給阮文紹，我說：「你帶一只釣魚竿給他好了。釣不到大魚也可以釣到小魚。」阮文紹在頭頓的惟一消遣是釣魚，當然我這建議也有雙重意義，季辛吉不是東方人，他根本不懂我的含義。

越戰爭議間接協助尼克森入主白宮，阮文紹三緘其口，有苦說不出。尼克森心中有數，可惜他未向阮文紹正式致謝意就走了。假如人有來生，尼克森可有些債務該償還的。

近年來有關越戰的書籍不下數十本，但大都是盲人摸象，未能深入觸到癢處，沒有大公無私的自我檢討。

回顧歷史，還是杜魯門這位務實總統有遠見。他對韓戰採取速戰速決政策。大軍遠征，鞭長莫及，因此寧



願把韓國南北分，才避免了大軍深入鳴綠江之患。當年若把南北越重新分界，各據一方，北越會接受，南越也會歡迎，而美國的遠征軍也可以回家，不至於十年苦戰，勞民傷財，徒勞無功。

一九七一年，幾經挫折的越南總統阮文紹，終於接到尼克森的正式邀請，來美京作客。因為我們又忙著尼克森的競選連任而疲於奔命，白宮左右人員對於總統的一舉一動都特別小心。於是有些智囊團建議阮文紹夫婦來訪，最好由副總統安格紐夫婦做主人招待。我說過我這個人就是愛打抱不平，我認為如此安排不如不要邀請阮文紹來華盛頓，不然的話，雙方都下不了台，我也不好交代。

我把尼克森的第一把手密契爾請來求教，他大權在握，內政外交都過問，只有他才敢直言，而我汗馬功勞只有尼克森和他才一清二楚。

晚間，密契爾和他的夫人瑪蒂從

水門公寓七樓到頂樓我的私寓來看我。我倒了一杯威士忌給他，他悠然自得地坐下，又把他的煙斗拿出來。他問：「今晚有何命令？」我答說：「我怎敢對你有所命令？我只想和你商談一個相當重要的事。」他問：「什麼事？」我答說：「阮文紹來訪，有人在背後出壞主意。」他說：「沒有啊。」我說：「千真萬確，假如尼克森不出面做主人，而交給安格紐去接待，那在禮貌上不恰當，既對不起阮文紹，對尼克森也沒好處，會受批評。」密契爾笑說：「阮文紹是你的朋友，讓我去處理一下。」我說：「他也是我們的盟友，對不對？是不是我的朋友還是次要的，假如安排欠妥，大家都要收拾殘局，到時不要再來找我。」

的禮遇，同時，我們還替他舉行了五十歲生日的慶祝宴會，此情此景，都是對北越作一番表示即美國仍繼續支持阮文紹。

密契爾倒還明理。不數日，尼克森正式宣布歡迎阮文紹夫婦訪美。越南總統阮文紹在白宮得到適當

阮文紹知道我為他的到訪出了不少力，而他的忍耐工夫也相當到家，臨危不變，笑臉相迎。我也奉命到西岸相迎。美國政府鋪出了紅地毯，舉行檢閱軍隊儀式表示隆重。從越地面隨行團來的官員共有七十多人，美越雙方展開了一連串的會議。阮氏從西岸來到華府，訪問三天，一切活動都經過周密的安排。他在華府的新聞記者協會發表演講，又訪問了戰俘和戰士的家眷，又到軍醫院慰問，還到參眾兩院交談。他還要求到德州訪問詹森總統的遺孀，因為詹森在位時堅持支持越戰，受到重大批評，甚至因此引退不競選連任，當然，我們也替阮氏夫婦安排了德州之行。

美國新聞界一直把越戰稱為「不受歡迎的戰爭」，試問，中外歷史上

哪一場戰爭是受歡迎的呢？

「水門事件」未發生前，尼克森還有談判的籌碼，等到「水門事件」發生後，尼克森已自顧不暇。一九七五年福特接任總統，結束越戰，南越淪亡。

西貢投降之日，越南副總統阮高祺夫婦隨著越南難民先由美軍送到菲律賓，阮文紹夫婦和陳善廉總理夫婦暫時去了台北，當時，阮文紹的長兄阮文喬是越南駐台灣大使。那時，尼克森已下野，我奉福特總統之命，帶了福特的親筆函去看望阮文紹。同時，要我親自告訴阮文紹，希望他暫時不要計劃到美國來，這是為他的安全

。其時雖說越戰已告結束，但反越南的浪潮此起彼落。福特還囑咐我徵求阮文紹的意願，想知道他希望到哪個國家隱居，因為台灣方面也表示，只希望阮文紹在該地暫住，不能作永久逗留。落魄的元首其命運都是相當悲慘的。阮文紹含著淚水告訴我，他

準備到英國去，但希望他的夫人和孩子能到美國去，好讓孩子們繼續學業

。於是我回華府復命，由白宮安排阮文紹到倫敦，他的家人則去波士頓。

在英倫，阮氏隱姓埋名，十年後，他要求到美國和家人團聚，其時已是雷根當總統，經過我和白宮商議，美國副國務卿（後任美駐日大使）米亞可親自出馬安排阮氏來美定居，我做事算是有始有終，無愧於天，無愧於地，阮文紹當然無限感激。

每年聖誕節，紅色玫瑰花一束，是阮氏夫婦的禮物，物輕情意重。

### 克林頓任命華裔法官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美國第一夫人又出國去了，克林頓夫人帶著新聞

媒體到俄國訪問。中東局勢又因為伊拉克頭頭海珊和聯合國調查隊有意見，驅逐美國代表，一時炮火味濃漫，克林頓總統一方面對伊拉克提出嚴重抗議，另一方面又加派海軍航空母艦

和戰鬥機到中東助陣。十一月底到十

二月國會休會了，但白宮又有新動作，被共和黨調查出來。這一招也夠絕，華盛頓的阿靈頓公墓也被白宮當作募捐的奇招，竟然由白宮特別批准了六十九人（都是民主黨的捐款大戶）合

格者可於身後葬入阿靈頓軍人公墓，軍人公墓規格甚嚴，不是軍人和軍人配偶沒有資格在那裡入土，也算克林頓和他的幕僚點金有術，無孔不入，竟然在死人頭上找活錢，夠缺德，

夠缺德。國會議員要國防部把那六十九人的名單公布出來，國防部不從，一直在拉扯。唉，從林肯總統的臥室到軍人的墓地，民主黨真是錢不要臉，死馬也當活馬醫，誰不說世風日下。

我這兩天為了軍眷委員會開年終大會，會員們談到這件絕招男的女的都搖頭歎息。

世紀末，人情淡，功利主義抬頭，辦任何事都比以前複雜了。尤其是

在華府每個部門都擴大組織，雖然每年政府和政客口口聲聲嚷著要緊縮財務，減職員，但這只是騙己騙人的伎倆，有誰相信。政府部門越大，閑人要找事做，公文往來，人事處理，小事變大事，無事也找事，當然效果欠佳，許多要事反而一拖再拖，到後來連影子都不見了。美國人批評中國一百個圖章政策，其實美國的官僚制度也夠煩人的了。

最近幾年華府為了政治獻金案參眾兩院展開聽證會，調查非法捐款，華裔民主黨數人不但榜上有名，而且天天見報，美籍華人形象大受損害，台灣和大陸都被扯了進去，真是無妄之災，殃及池魚。當然克林頓總統和民主黨的財務人員也太貪得有點不擇手段，才使得有些追求名利和權利的人有機可乘，乘機而入。連白宮的林肯臥房也有點待價而估。實在是前所未聞。再說一個小小政客竟然在一年內進入白宮四十九次，進去做什麼，

那也是很難解釋的奇事。美國亞裔社團當然對於美國輿論筆誅聲討大大不滿，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且被抓到痛腳，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克林頓總統任命華裔法官李亮嘯為司法部副司長專主理平權事務，這個提案要國會通過。參院司法小組主任委員是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資深參議員奧倫赫茲。他當初對李亮嘯的任命沒有表示，但後來受到保守黨的聲討，於是公開聲明反對這項任命。我在辦公室裡接見了李亮嘯，也從旁給他一些主意，並也和共和黨的幾位參議員說項，但民主黨和共和黨已勢成水火，雙方把李亮嘯任命案當作皮球踢來踢去。十一月底感恩節休會前這項命案胎死腹中，或許只好由總統用特權行使這任命，當然這是下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偶一為之。華裔在美國政壇的前途至今仍是長夜漫漫何時旦，使人痛心疾

首。

華人在美國的組織可不少，每個城市都有各種協會、聯誼會。美國人笑說中國人組織名堂特別多，也就表示中國人很難團結一致。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旬江澤民主席正式訪問美國，歡迎的社團很多，但使人啼笑皆非的是遊行示威的反对派系也有三個，即台灣獨立協會、台灣同鄉聯誼會，還有親國民黨的組織。雷根總統於一九八一年正月三十日就職。我是就職大典委員會的副委員，負責處理外賓事宜，但有些外賓不請自來，當然我們也只好以禮相待，不過這些外國貴賓常常使我們做負責招待的人不多不少有點頭疼。各國駐美大使則由國務院招待，我們只把一部分地區指明是各國大使的專座，他們到國務院集合，由國務卿領隊，魚貫入場，根據在美國服務長短而分先後，不以國之大小而分序次。記得當時有一位南美洲國家的大使在華府服務三十多年，他

是當然的使節團團長。後來那位大使退休，才由蘇聯大使接任。蘇聯大使離任後又由加拿大大使接棒。團長的汽車牌照也是外交使節車牌第一號。我記得多年前台灣駐韓國大使是位退伍空軍司令羅英德，論年資他該當團長，但當時有許多國家已和中共建交，羅英德大使又不便與他們往來，情況相當尷尬，於是羅大使只好奉命回國，記得後來台灣派了朱撫松到漢城接任。張群秘書長當時還健在，我經常因公到漢城。有一次我訪問漢城巧遇岳公（張群之友都稱他為岳公，因為他別名岳軍）訪問韓國，由朱撫松、徐鐘佩大使夫婦招待住在大使官邸。岳軍好酒又善說笑話，有他在座，舉席皆歡。他的名句：「人生七十方開始」，使老年人心中別有一番滋味。又有對聯「一笑一少，一怒一老」，勸人多作樂，保持年輕，勿自尋煩惱，而使自己早老。

七十年代我每到台灣都到他台北

士林官邸看望，陪他聊天。我們每次聊天，天南地北聊個沒完。岳公當時已退休和兒子、兒媳婦張繼正夫婦同住，繼正夫婦悉心照顧他的起居和飲食。其時張群夫人已病故。家人顧慮到台灣的訪客若不斷上門造訪會影響老人的休息，而我是遠客，他又喜歡和我談往事，於是我成為最受歡迎的客人。其後我略把我們的談話片段整理，出了一本冊子，名曰《和張岳公談往事》，頗受讀者歡迎，如今物是人非能無感慨？

### 莫妮卡捲起千堆雪

見習生英文名稱為INTERNS。美

國的政治體制設立見習生制度，一方面政府部門可以有些年輕義工打雜，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那些進入部門做義工的年輕人增長見識，為他們的前途鋪路，一舉兩得，未可厚非。曾在白宮做過見習生的少女莫妮卡·德溫斯基自稱與克林頓總統有染而掀起軒然

大波，而且在她的居所搜出了克林頓送給她的禮物，包括詩冊、用筆和紀念品，據說還有一襲女裝，但到底在哪兒還未確定。不要說美國的新聞媒體大大把它當頭條新聞，電視台、廣播電台也時刻做專題報導，總而言之，總統艷事成了頭條新聞，伊拉克、中東和東歐的糾紛，國內的預算和經濟都降為第二版、第三版的新聞了。而歐洲和亞洲的報刊也爭相轉播，好不熱鬧，假如克林頓早知有今日，又何必當初。

我先不談總統的艷史，我想談一談見習生的這個制度。既然這是始作俑者，我們也來談論一下這些青年男女今後該如何管理和處置的問題。大家知道，做義工是沒有報酬的，其補償是借此獲得工作經驗，同時若表現得好，將來有機會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或由主管推介到其他企業，不少年輕男女以此作為晉身仕途的橋樑。能夠分配到白宮去服務更是一些未見過

世面的大學生求之不得的，為此應徵者數以千計，而中選的大概不過百人而已。再說那些入選的人，大部分是由助選功臣或是捐獻大戶推介的，換言之，直接或間接有些後台和背景，沒有人推介那就此路不通，不必多問了。莫妮卡也是由捐獻大戶間接推介的，她在克林頓一九九六年競選連任時已是入幕之賓，在白宮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因到處宣揚她和總統的「私人關係」而被調職到國防部，後來國防部也怕她惹是生非，而由總統的好友名律師佐頓把她安排到紐約的化妝品公司工作。但她說話過多，而且有些所謂「私己話」已被「知己女友」錄了音，這些錄音帶也被送到檢查部門去了。這一來真是天下大亂了。

能把白宮第一主人搞到滿天神佛，在今後有檢討的需要。古人有傾國傾城之說，難道女人有時不免是禍水？共和黨入主白宮時我也推介過幾位年輕人入白宮做見習生，也介紹多位年輕男女到國會工作，這些青年都很自重，而且很忠於職守，從來沒有發生過問題，現在民主黨入主白宮，真不明白何以有使人啼笑皆非的新聞？

我擔任總統府白宮學者委員會委員六年，每年選出優秀的年輕學者百多名。這些品學兼優的年輕人，是靠自己的苦學而有此成績，與父母或親戚捐獻給民主黨或共和黨無關。

第一夫人是位女強人，她經得起考驗，也經歷過不少大風大浪，她知道如何應付一切，這是克林頓不幸中之大幸吧。

此事如何發展下去現在尚難預料，但我們身在美京，又多年參與政治活動，我想在不久的將來見習生這個職務是否要兩黨本著以誠相見的心態

來加以改善，或者因為政治色彩太濃又牽涉到政治捐款問題，是否乾脆予以取消以防患於未然，實在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 謎語大家猜(士)

1. 橋邊會知音——猜一字
  2. 大早望雲霓——猜三字口語
  3. 安居樂業——猜中國地名
  4. 著書都為稻梁謀——猜俗語
  5. 婚姻介紹所——猜稱謂
- 謎底下期刊出

### 謎語大家猜(士)

中外四七三期謎底如下：

1. 姓
2. 等候光臨
3. 重慶
4. 匹夫有責
5. 傻瓜相機